

# 卷三

快心編初集卷之一

天花才子編輯  
四橋居士評點

第一回  
凌羽化旅中囑子

石珮珩深院報讐

豪傑安論富與貧

一番磨鍊一番新

舟陽市上吹簫客

就是吳飛柱石臣

這四詩是全篇意旨。講那英雄豪傑隨地而生。不論富家。若自能振拔。定轉貧為富。轉賤為貴。其原處

書名 快心編初集五卷二集五卷三集六卷 清課花書屋刊本  
撰者 清 天花才子 撰，清 四橋居士 評點  
卷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7  
編號 D8653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快心編初集五卷二集五卷三集六卷 清課花書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快心編

第一回

天  
花  
才  
子

平。與。真。是。天。主。流。人。

履。清。律。躋。警。平。對。源。水。聲。聲。益。平。對。慈。音。慈。音。慈。人。

衣。紫。暗。臨。不。轉。由。紫。韻。對。衣。

以。文。只。與。骨。骨。木。自。學。四。具。七。認。覺。否。全。要。誰。父。養。

案。丈。主。師。世。特。請。菊。出。請。良。豈。長。一。斷。自。財。器。人。相。

三。更。未。賦。此。去。料。料。吳。寒。涼。意。破。窗。且。難。不。回。衣。難。

來。自。冬。憐。慈。慈。恩。慈。德。賦。一。商。好。美。好。美。好。好。好。好。

麻。誰。一。韻。上。出。離。喜。豈。對。離。絲。真。是。天。世。只。因。豈。一。去。回。

離。絲。千。里。眼。難。

寶。自。驚。豈。豈。豈。

昔。為。國。嶺。江。人。

今。游。華。堂。辭。客。

快心編初集卷之三

天花才子編輯  
四橋居士評點

第五回

結花燭感恩報恩

越。五。平。仗。義。救。義。

詞曰

天。地。生。人。把。性。靈。智。勇。賦。界。吾。儕。當。思。仰。副。庶。不。  
負。此。懷。來。鋤。兇。拯。懦。平。缺。陷。分。所。應。該。顯。露。出。英。  
雄。木。色。令。人。心。目。俱。開。大。抵。都。因。義。憤。便。奮。身。  
一。往。無。所。疑。猜。為。人。自。為。巧。姻。緣。締。在。天。涯。感。恩。

報德。羨紅顏得配奇才。最可笑無情迂拙。輒言多事何哉。

右調漢宮春

話說珮珩別了裘友生，便趨過了仙霞大小峯等嶺，行了三日，到了建寧。先前此地果有流賊作亂，東西劫掠，旋被建寧道李績招撫已平伏了。珮珩到得郡中，訪著吳家先將名帖投進，原來那吳探花已亡過有年。吳探花的兒子與凌駕山的姑母俱係新喪，這時當家的乃吳探花的孫子名庠，字景賢，卽是凌駕山的表兄。今日見母舅家有人攜書信來，慌忙出接到堂相見，坐下問了姓名，兩下敘了一番情節。石珮珩取出書信付與吳景賢，折開看時，却見

凌駕山書內稱呼，還是寫與姑夫姑母的，不過是問候說話。述前年喪父，去年進學一段，再敘有結義兄石珮珩有俠丈夫氣槩，肯代姪遠涉，故特附書等語。吳景賢看罷，慨然道：家母舅仙逝，弟不能去弔，問甚有罪了。石珮珩道：尊兩大人辭世，駕山未卹也，失弔奠，總因路途迢遠，以致如此。吳景賢道：便是。想小親戚不宜太遠，有事一時不得相聞，便至吉凶都失弔賀，可喜家表兄游庠，足見先母舅家教。因見凌駕山書上稱說與石珮珩結爲兄弟，遂亦稱石珮珩爲表兄。當下收了書信，把珮珩的行李頭口等項亦安置料理，設酒相待。珮珩一宿便要起身。吳景賢苦苦款

留住了數日。珮珩堅欲辭別。景賢料留不住。便寫了回書一封。附石珮珩轉致。又贈送盤費。設席餞行。珮珩致謝。別在路無話。到了裘家。裘友生接見。合家更是親熱。遂擇了吉日。前後村中請了幾個鄉老。原媒高爾林。童自禮。及姪兒裘自足。但見燈燭輝煌。賓朋滿座。於時鼓樂大作。請出新人。賓相贊禮。拜過天地。送進洞房。石珮珩雖不比那等酒色之徒。然到此時。亦人生快意事也。歡喜是不必說。有解語花詞一首。贊這段姻緣好處。

和風麗。書露濕。天桃正是婚姻候。華堂春滿。燒燈夜。覆馥沉烟籠袖。蘭房閨秀。看解語亭亭玉瘦。歌

再聞唱徹良宵喜道添更漏。因念萍踪邂逅。露英雄本色。拔刀相救。知恩報德。緣合處却是天公成就。雲翻雨覆。會楚襄巫山神覲。人盡稱豪士。紅顏匹配無差謬。

石珮珩成親之後。夫妻恩愛極盡溫柔之樂。足稱閨閣相知。翠翹不獨女紅勝人。亦善文墨。所著詩詞頗多會心處。有中秋春曉送燕惜花諸作。尤爲清絕。其中秋詩曰。

高樓寂靜倚牕時。遙對銀蟾捧玉卮。  
鑪裊篆煙香未散。桂搖清影月初移。  
塞鴻雲外聲聲度。露柳溪邊漠漠垂。

料得嫦娥愛風景

冰輪此夜不教馳

春曉詩曰

總紗日射影徘徊

頻有鶯啼喚夢回

妝罷春衫初試體

惜花迢遞踏青苔

送燕詩曰

秋社纔逢又欲歸

呢喃聲似說依依

相離半載重相見

認取春林到草扉

惜花詩曰

春來卒卒去匆匆

滿眼韶華一瞬空

豈羨秋冬懸異綵

劇憐風雨妒芳叢

零流水悲何限

冷落斜陽怨未窮

望東君訴衷曲

惜花御史竟無功

翠翹不獨工詩兼善丹青。花鳥所畫牡丹深入微妙。珮珩也取來看過。稱贊自不消說。不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早已一月。珮珩暗想。我與山相別時節。許他一去。卽回。今爲我姻事。擔延。他必記憶。不可不去。回覆了他。再作區處。因與裘友生。夫妻說知。二人不肯分別。苦苦款留。珮珩乃與翠翹商議。欲私下竟走。翠翹道。相公受人之託。必當終人之事。理宜去。回覆他。待我稟明父母。自然許相公去的。不消如此著急。乃到鄰房裏。備言其故。父母見女

見肯放他去。不好強留。乃叮囑珮珩道。你既堅於要去。我也不好攔阻。但我膝前無子。此間親族亦復寥寥。雖係世難離脫。況你住在揚州。料不能移你就我。不若我來就你。你若歸家。覆過令表弟即便來接取我們。一同揚州去住。此處墳塋薄業。有我姪兒承受。毫無牽掛。我向慕江南揚州地方。是個繁華所在。恨不得游覽一番。今幸賢壻恰好揚州。遂我宿願。我夫婦已年老了。到得那邊。活得一。日便享一日的福。我二人身後之事。總賴賢壻主持。一到家後。千萬早來。不可使我懸望。嗚呼。凄然流涕。石珮珩道。岳丈放心。愚壻去約月餘便。理迎取之事。鄧氏灑淚。

道我兩個老身。並無至親倚靠。專依石相公做主。不可嫌我寒微。復生地念。必須速來省我二人。牽掛珮珩道。愚壻承岳丈岳母如此厚恩。豈敢有負一月之後。決定來的。不必愁煩。表友生揮淚不止。珮珩道。老丈何故如此。表友生愀然道。老朽當此暮年。膝前無子。幸得賢壻一月纔遇。又欲遠去。使我心中忽忽。若有所失。珮珩見兩個老人家這般悽悽惶惶。再三勸慰。然心下亦甚不快。當下備了酒席。饒行裘自足。亦來作別。酒散。珮珩即令翠翹收拾行李。至夜進房。翠翹道。相公這般意氣。賤妾亦無他慮。但我爹媽年高如風中燭。必須就來方好。相公你見今日兩個老人。

的光景。麼相公當以此爲念。珮珩道：「不消娘子叮囑。我須不是負義忘恩的休生他慮。當下夫妻二人互相叮囑告戒。珮珩叫娘子善事父母。不可使他牽掛愁煩。翠翹叫丈夫途路小心。風雨飲食千萬保重。速去速來。以慰我父母。珮珩雖是俠氣少年。然有了這般有色。有才有德。有禮的娘子。一時分別。頗覺不樂。一夜歇過。明日侵晨起來。人馬飽食。把行李馬匹整備。結束停當。舉家作別。裴友生揮淚相送。翠翹暗中墮淚。情不能勝。合家俱依依不捨。珮珩打熬著心腸。忍淚出門。友生與鄧氏又再三叮嚀。不可稽遲。使我懸望。直送上路口。分別正是。

家室團圓人所願

分離一刻覺傷情

話終猶有難忘處

臨去還添三四聲

珮珩上馬起程。晝夜趲行。不則一日到了揚州。進得城中。未到凌家門首。却見有道官的封條粘在門上。心下喫這一驚。不小。却似分開頂骨。傾冰水。劈破心窩。沃沸湯。正在驚心。徬徨。却見一個婆子。一手攙著一個小孩兒。一手提著一個竹籃。叫道：「石相公回來了麼？」珮珩定睛一看。認得是魏義妻子沈氏。連忙答應道：「正是回來了。相公却在那裏？」這門上封皮爲何。沈氏道：「說也話長。石相公隨我來。珮珩乃牽著馬。隨他轉入小巷。到一個簷下。沈氏先開了鎖。

推門走進一間小屋中。珮珩拴好馬匹。安放行李。解下掛刀。然後坐下。沈氏尚未開言。先哭將起來。道：「先前相公與丁公子來往。雖不叫做十分相好。却也是個眼面上朋友。自從石相公去後。相公也只是在東樓讀書。一月前偶去看丁公子。却見了他家強盜書信。丁公子因此懷恨在心。珮珩驚訝道：「什麼強盜書信？」沈氏悄悄道：「那丁公子養著一班家人。慣在江裏邊做強盜。劫商人貨物。爲此他家事只管好起來。珮珩道：「這且莫管他。相公見了這書。後來却是怎麼樣了？」沈氏道：「看見書信後。不上數日。強盜事破了。被官府拷問。便扳了相公做窩家。珮珩道：「這是買盜扳賊。」

了相公怎麼擺佈。沈氏道：「相公沒有擺佈。竟把我丈夫送在牢裏。屈打成招。招了同夥。珮珩大驚道：「這事怎了？」也相公却在那裏。沈氏低聲道：「相公只索走了。」珮珩道：「走那裏去？」沈氏附耳道：「先前我家老爺在北京時候。曾與京中薛主事相好。又是個同年兄弟。今相公投他去了。」珮珩道：「你相公會說。從未獨自出門。何人服侍同去？」沈氏道：「小厮湘烟同去。」珮珩道：「你家不見有這個小厮。那裏莊上來的？」沈氏道：「不是家中的。就是丁公子家裏小厮。」珮珩大驚道：「怎麼到與他家小厮同去？其中有何原故？」沈氏道：「石相公有所不知。那小厮到是一個好人。極有義氣的。年紀有二十



來歲了也與石相公這等四等身材差不多兒。他時常到我家來與我家相公講講說說。極來親熱。相公待他的情意也著實從厚。這小廝原是北京人一路的路程。我丈夫盤問他。一總熟識小小年紀。却識得人好歹。又狠有奢。遊本事。曉得我家相公是個好人。他家主子後來必然沒結果的。久已有心要離著他。我家相公也狠信得他。過故此隨著相公。竟悄悄去了。彼時丁公子欲害相公。虧他走來報信。相公纔知風走的。不然竟要落他圈套哩。珮珩道。他家既不見了。小廝難道不追尋的麼。沈氏道。怎不追尋。聽得人說道。丁家把這小廝出首在官府裏。差了捕人四

下裏緝訪。後來尋不見。也就罷了。我因相公去後也擔著。干係留心察聽。故此曉得珮珩道。強盜既扳了相公。如今止拏了你丈夫去。你丈夫是怎麼供招。那強盜如何質證。這問官將你相公作何著落呢。沈氏道。強盜事破。被人報知各官。縣裏大爺。即將強盜送監禁候。道爺卽行提審。強盜便扳了相公。這日隔晚。相公卽便走的。彼時道爺便差人來拏相公。搜尋不見。送鎖了丈夫去。丈夫也只是叫天喊地的不肯招承。怎奈丁家用了銀子。道爺只管把丈夫夾打。要招出相公來。丈夫供稱相公於一月前已往蘇杭游學去了。珮珩道。這也說得是。後來如何。沈氏道。後來受

刑不過只得供稱說。因見相公不在家。便結連強盜做這勾當。是有的。道爺便出了文書。發到蘇杭下路一帶去。要訪拏相公。叫說還要申報上司。報到部裏去。纔定罪結案。哩。我的丈夫在牢中。眼見得性命要磨殺的了。石相公有何法子救我丈夫。則箇說罷。又哭。珮珩道。家中却是爲何如此。你緣何住在此處。沈氏道。丈夫既招承了。道爺便到家中起賊。把東西一總搶擄去了。衆家人也有先拏東西逃走的。也有當時被趕出的。我幸虧一箇姓華的是我丈夫好朋友。他見我被趕出來。無處投遞。領著這六歲孩兒。在門首啼哭。他便賃下這一間房子。叫我住方纔正往牢

中送飯回來。却好遇見石相公。珮珩頓足道。一個好好人家。如今弄得人離財散。當初相公既見了丁家強盜的書。是爲好朋友。面上不忍首告。今反被他這般陷害。沈氏道。正是哩。相公與丁公子相好一邊。怎好執去首告。也不料得這萬副的就下得恁般毒手。到如今無了把柄。只索避出去了。珮珩道。只是丁家小廝同去。倘一有錯失。如何是好。你家相公脫也。膽大近來可會聞些信息麼。沈氏道。自相公去了許多日。並不會聞什麼消息。但我家相公識人不差料。也定無錯失。珮珩道。只願如此便好。乃道我且問你。你相公平素的朋友。雖不會廣交。也自然有幾個的。爲

了。這事可曾有人來探望麼。沈氏道。嗟。自古說。酒肉兄弟。千個有。急難之中。一個無。自家族中也沒有人來。唯恐帶累了。他還要說恁朋友。反不如這姓華的。到肯周濟我們。銅錢銀子上。到不計論。珮珩嘆口氣道。這般人。那裏算得朋友。平素相交。他做恁麼。却不道。廝熟了。猪狗也還有一番情景。難道真正一個人。都沒有來。沈氏接口道。有一個來問的。我一時竟忘了一個姓張的。來問我家相公下落。珮珩道。你怎麼回答他。這姓張的是何等樣人。沈氏道。這姓張的。與我家相公最好。常相往來。聽得相公叫他什麼。玉飛兒。也是個小秀才。他來問我家相公下落。我單把丁

公子陷害始末。告訴他。我家相公其實逃避出去。不知到那個地方去了。其餘都沒有與他說。他也便不問相公的去處。珮珩道。他可曾又說什麼。沈氏道。他曾說道。你們放心。你相公的事。有我在。此決不使你家相公名字牽涉在盜案裏。我便道。如今道裏老爺現出文書。四路捉拏。張相公怎說不涉在內。他便道。這個不妨。他說寔便自去了。以後我嘗在道前經過。只見這一位姓張的。同了許多斯文人。在道前有好幾次。不知可爲著我家相公的事。我又不。好叫住問他。看官記著。張玉飛有一段事情。尚在後邊。第十四回內補出。此處不便插入。當下石珮珩道。我腹內已

饑可收拾飯來喫了。好到牢中看你丈夫去。沈氏便忙去收拾了飯擺下道。石相公無菜却是怎處。珮珩道。不消便喫飽一餐。將行李交與沈氏。將馬拴在右邊荒地上。說聲去也。卽到江都牢裏來。先到牢左右小巷中走一遭。但見都是青灰牆約有一丈三四尺高。週迴看過。然後走到監門首。立未半晌只見一個節級出來。喝道。是怎麼人在此窺探。這是干係所在。你窺探要做什麼。珮珩笑迎道。小可有個親戚爲事在監。要去看他。一看要相煩大爺引進。那節級道。你要進去麼。珮珩道。正是要進去。那笑級道道。你要進去却執恁般容易。珮珩猛然道。哦。我早忘了也。卽到

外廂人家舖子裡。取出身邊裘家所贈盤費用剩銀兩。稱下一錢將紙包了。復到監門首。只見那節級還在那裡。珮珩躬身遞過包兒道。小可有一個親戚叫做魏義。因盜賊牽涉的小可要會一面。送這些須茶敬。敢煩方便。那節級接了紙包。捏了一捏。又看看珮珩。卽開了監門道。這右邊街裡進去。盡頭一間。卽是魏義在內。有話說過。卽便出來。我在此等你。恐有官吏來查點。遲了却是不便。珮珩答應了。卽依言走進街內。但聞得穢氣衝人。走到盡頭一間屋中。果見魏義一人。手足繚紉。睡在地下草舖上。珮珩一見。慘然近前。叫一聲魏義。魏義驚醒轉來。定一定眼。叫道。剛

八  
石相公你直至今日方歸。我好苦呵。便哭道。石相公自然曉得了家中事務了。珮珩道。我今早纔歸來。遇見你妻子。已盡知其故。但是你爲何不使些銀子。却受下這般苦毒。魏義道。非是我甘受茶毒。只因這反人死口咬定。叫就有銀子也無處使用。家裡已被抄了。房屋都封鎖。衆家人那有一個畧存忠義的。見我送在監裡。不爭的。個影子兒來瞧我一瞧。反預先擄些東西。四散逃躲。不是華英來扶持我的性命。早些兒沒了。珮珩道。這華英就是你好友麼。你妻子已對我說過。但是你爲何獨目一箇宗。在這裡。魏義道。一入監時。都是一塊兒下的。因我痛恨。咒

罵。又因丁家用了銀子。便把那兩個另安放在好所在。把我獨禁在這裡受苦。還不時來唬嚇哩。珮珩道。怎麼人來唬嚇。魏義道。姓錢的節級。珮珩道。你既有華英扶持。自然送些東西與錢節級的。魏義道。怎不送他爭奈。只是嫌少。我今想來。性命是不望生還。終久是個死別。但我死後。有一妻一子。乞石相公看顧他一分。待我來世做犬馬相報。我相公。避出緣由。想我妻子已向石相公說過。萬望石相公。即便跟尋得去。扶持他。建立功名。他凌氏祖宗也感激。石相公不盡的。說到此處。不覺又哭。珮珩亦潛然下淚。乃附耳道。你須放心。我有救你之策。我適纔進來。已于監門

外四下看過。見此街外正通着西邊圍牆。牆外卽是一僻巷。我到三更自能救你。你須醒着待我。萬不可熟睡。若候。但不知你受刑處。曾好也未。魏義道這都虧了華英。藥來傳已都好了。珮珩道這般更妙。魏義固知石珮珩在家報警之事。聞得有救他之策。喜不自勝。忙拭淚道。若得如此。可知好哩。亦附耳道。此事休當取笑。倘有疎虞。干係不小。石相公須斟酌萬妥。纔是。珮珩道已斟酌萬妥。不須慮他。魏義又附耳說道。這圍牆甚高險。又有巡更人。夫石相公如何跳走。卽萬幸進來。我手脚繚扭也難走動。那時進退兩難。如何是好。珮珩附耳道。若說巡更的自然要避

過他。他決不呆立一方。自然又巡邏別處去了。待他士。再作進止。若說圍牆高。你走動不得。我都有法。魏義附耳道。若有法處極妙的了。但石相公來時不可早來。這兩日正是錢節級當牢。恐被撞見。珮珩把頭點點。魏義道我都理會了。石相公出去罷。恐他人見疑。珮珩乃走出街來。見那節級已發惱的形境。真怪遲了。珮珩也不理他。出了監門。又到外邊冷巷內看了一回。復身到沈氏家裡。沈氏接着道。石相公看見我丈夫來。珮珩道見來。沈氏道他見石相公有何說說。珮珩悄悄道。也沒有話說。我今有美計救他。沈氏聽說有救他丈夫的美計。不勝大喜道。石相公

出這好心。願石相公封侯拜將。珮珩道：悄悄些恐有人聽得。沈氏低說道：左右却是空屋荒園。總無人到此。珮珩道：我回來時。從你家大門首同你一路走來。自然有幾家鄰居。驚見可曾有恁麼人到此。間窺探麼。沈氏道：我方纔同着孩子立在門口。望石相公。並沒有恁麼人來。復低聲道：石相公有救我丈夫好心。怎麼一個設計。珮珩悄說道：隨機應變。那裡料得定的。不知你可有布否。沈氏道：恰好前日華家伯伯將兩疋青標布與我做衣服。近因天氣暖了。便不曾做。尚未剪斷。珮珩道：是青布極妙。可取來與我。沈氏便取出兩疋布。遞與珮珩。道：石相公做事義氣。須不是

哄我。珮珩道：這事可是哄得的。少不得等你夫妻完聚。纔罷。便把一疋布一頭雙折過來。叫沈氏縫做一個兜兒。見沈氏不解其故。問道：石相公這是恁麼樣子。珮珩道：你莫管他。便取了一根索子。放在布兜裡。一總摺好放下。卽令沈氏去買些草料。喂了馬。又牽着馬走到小巷盡頭去。有一個糖子在那廂。便把馬嚙了水。又溜下一回。依舊拴在荒地上。但見紅日啣山。沈氏道：石相公此時可好去麼。珮珩道：你做下飯來。這時正好去也。沈氏便做起飯來。珮珩吃飽了飯。取了布貼身藏下。掛刀。分付沈氏道：只爲房子小。拴不下馬。你須聽好了。三更後門上彈指聲響。便是你丈

夫歸也沈氏半信半疑在家守候不表正是

壯志何時得自伸

且將俠術救冤人

旁人尚肯抒忠義

肝膽那能出至親

且說珮珩一逕走到監西小巷裡已是天色昏黃掌燈時候心下暗想我在此小巷裡走倘有人看見便要起疑不如到大街上去走一回只見家家關門閉戶走路的也沒有只不得在人家簷下立着好一回又復四散走走將到監左近只听得東頭有巡更的一路敲柳擊柝而來珮珩想此處不妥便走向西路去依稀見左手下有一堵矮泥牆上邊沒有屋簷料想此內必是空地便扳着牆頭輕

輕一縱早跳將過去也顧不得地下污穢把衣服捲起靠着牆兒蹲着半晌只聽得巡更的一路唱着山歌兒道

結識私情夜裡行

跳牆頭過學張生

偷得姐來好手段

只愁撞着我巡更

巡更的唱着山歌兒漸漸走近牆外只聽得一人道我且你且莫向西路去且到監西巷裡走一遭一人道說得有理走了一遭回去睡他的娘只聽得柳柝之聲復向東轉北去了珮珩腹裡尋思心下暗喜道此決是到小巷裡去了正等他走過我方好行事便在黑暗地裡摸着牆脚摸着一塊砌牆腳的石頭將出來把布拽開扯着布頭縫



的兒子將繩索取出放石塊在兒子裡將索子扎好把那  
一疋布縛在腰裡打點定當只聽得那梆柝之聲從那小  
巷子裡敲出來一路走向西去等鼓多時只聽得譙樓上  
鼓初打三更便立起身來看看天色只見東方有些發亮  
心下暗想今日是二十三日月上却將是半夜光景此時  
正好做手脚了便跳出土牆外乘着月色朦朧走進小巷  
內看了下脚之處把布扯住一頭將那扎石塊的一頭輕  
輕望牆裡一丟那布早掛在牆上用力的扯了兩把却似生  
根的牢了便扯着布直溜上去將近到牆先探頭望一望  
牆裡只見四下寂然無聲然後立在牆上用脚踏住了布

把牆上棘刺撥在一邊把布頭換過來掛着依舊在那布  
上溜下石頭重布頭輕纔要放手那布便要蹶將出去急  
忙一把扯住要把布壓在地上又沒有石塊可壓欲要把  
布頭縛在那裡又沒有繩索可縛却也沒處生根欲要將  
布頭擡在牆脚下用手摸牆脚時又沒有罅隙若放了手  
由他蹶出去又見這般高牆如何跳得過一定要在布上  
借力左難右難心頭急得火爆猛然會意便將左手扯了  
布右手向身邊拔出掛刀將刀頭簽布在地上纔得定只  
聽得有人咳嗽聲響急忙隱入牆垣裡側身閃過只見左  
廂中燈光明亮移時見一個胖大鬍子一手提着一個亮

的兜子將繩索取出。放石塊在兜子裡。將索子扎好。把那  
一疋布縛在腰裡。打點定當。只聽得那梆柝之聲。從那小  
巷子裡敲出來。一路走向西去。等鼓多時。只聽得譙樓上  
鼓初打三更。便立起身來。看看天色。只見東方有些發亮。  
心下暗想。今日是二十三日。月上却將是半夜光景。此時  
正好做手脚了。便跳出土牆外。乘着月色朦朧。走進小巷  
內。看了下脚之處。把布扯住一頭。將那扎石塊的一頭。輕  
輕望牆裡一丟。那布早掛在牆上。用力扯了兩把。却似生  
根的牢了。便扯着布直溜上去。將近到牆。先探頭望一望。  
牆裡只見四下寂然無聲。然後立在牆上。川脚踏住了。布

把牆上棘刺撥在一邊。把布頭換過來。掛着依舊在那布  
上。溜下石頭。重布頭。輕纜。要放手。那布便要彈將出去。急  
忙一把扯住。要把布壓在地上。又没有石塊可壓。欲要把  
布頭縛在那裡。又没有繩索可縛。却也沒處生根。欲要將  
布頭擡在牆脚下。用手摸牆脚時。又没有罅隙。若放了手。  
由他彈出去。又見這般高牆。如何跳得過。一定要在布上  
借力。左難右難。心頭急得火燥。猛然會意。便將左手扯了  
布。右手向身邊拔出掛刀。將刀頭簽布在地上。纔得定。只  
聽得有人咳嗽聲響。急忙隱入牆坳裡。側身閃過。只見左  
廂中燈光明亮。移時見一個胖大鬍子。一手提着一個亮

子。一手拿着一條水火棍。腰裡繫一把掛刀。踉踉蹌蹌的走來。看他像是吃醉的光景。正走不上兩步。忽然撲倒在地。把一條水火棍直摔到珮琦牆角邊來。把燈都跌滅了。珮琦只暗地叫得苦也。倘他來尋棍時。豈不被他看見。欲待轉身。只見那人從地下纔爬起來。口裡只叫得一聲好酒。又復一交倒了。原來吃醉人再不宜跌。若跌了一交時。便昏暈了。珮琦見那人又復跌倒。心下轉念。且莫動身。看他如何。只見那人又掙扎起來。一步步顛入空屋裡去。珮琦暗暗叫苦道。我正要往那廂去。他今先去了。將如之何。尋思。一回道。不妨怕他怎的。他已是吃醉的人。料也不是

我的對手。便硬着膽。悄悄閃到門邊。月光之下。只見那人却慌在門邊。一條板櫬上。鼻息大作。珮琦便閃進屋中。欲到魏義屋裡來。腹裡尋思。倘救得魏義到此。那人醒來。驚覺。却不是要。不如先將他結果了。有何不可。遂覆身走到那人身邊。只見他腰裡的刀。靴映着月光。殺。亭使要去。拔他的刀。心下又一轉念。這人定是上宿的節級。我今若殺了他進去。弄脫魏義。繚粗時。也要好一回。倘或他有同伴。或是小牢子們。適值進來看見。却不道做將出來。如今且莫殺他。且去放鬆魏義。再作計較。便悄悄的摸着日裡走的路徑。到得魏義屋中。低聲叫道。魏義。我來也。只聽得魏

義也低聲道。石相公來了。珮珩聞聲尋摸去。摸着了魏義。先將手杻上索子扯斷。放出手來。次杻那脚繚。雖是鉄條。怎當珮珩力大。一杻便斷了。把繚鎖一總卸下。悄悄道。我出去便來。魏義道。石相公又出去怎麼。珮珩也不答應。便復身走到空屋裡。只見那人鼾呼大作。原直挺在機橈上。四下裡悄然無聲。珮珩便拔他的刀。只見那人如死的一般。一毫不動。珮珩拔出刀來。相真那人項下。只一勒。早已了帳。原把刀插入他鞘內。放心進來。把腰裡布解下。叫魏義。駝在背上。把布兜扎好。了一直走。將出來。走到門邊。魏義見板橈上有人睡着。忙在珮珩肩上捏一把。珮珩明知

其意。也不做聲。一直從橈邊走出。到牆邊。扯着布。拔起刀。將刀與魏義拏了。從布上溜上去。借着勢力。用力幾縱。便上牆頭。依舊將布換過來。掛着溜下。便放了布。由他躡進牆裡去了。向魏義手中拏過刀。恐怕有巡更的撞見。便好廝殺。飛走出了小巷。四五個轉灣。幸喜沒有撞着巡更的。早到了沈氏門首。輕輕彈指數下。沈氏在裡邊藏着火。恐外邊門縫裡有亮光射出。遮隔好了。安頓了小孩子睡着。接耳聽聲的守候。聽得彈指聲響。疾忙開門。珮珩走入。沈氏開了門。珮珩解下魏義。沈氏驚喜得渾身亂抖。一句話也說不出。夫妻二人相抱。嗚嗚對泣。朝着珮珩納頭。便拜魏

義道相公擔着血海般干係。救出小人。叫小人粉骨碎身也難補報。珮珩慌忙扶起魏義道。方纔走出監裡空屋。有一人睡在板梯上。幸喜不曾驚醒。倘若驚醒了。却是怎處。珮珩道。那人已被我殺了。便把上項事說了一遍。魏義愕然道。依相公這般說來。那人是個胖大鬍子。便是嘗來嘍。嚇我的錢。節級了。這兩日正是他當牢。可見天理有的。却死在相公手裡。珮珩道。你不見門邊撓子下流下一搭兒血麼。魏義道。雖靠着相公洪福。我心子裡突突的跳。一腹子鬼胎不定。又在朦朧月光下。那裡看見。若見得血時。又認得出他的面龐了。方纔一路來。我今兀是流汗不止。正

議論間。珮珩忽然眉頭一皺。憂上心來。道。如今雖邀天幸。跳出監牢。却往何處逃避。魏義道。小人已有算計在此。不知可該走這一着。我有一個結義兄弟。姓華名英。他家離此處止隔得一條短巷。這華英嘗叫我妻子他家去住。如今便將妻子託他。然後我與石相公上京跟尋我家相公去。此算計可好麼。珮珩大喜道。這是極妙的了。除了此着。別無算計。心下轉念我當日別丈人時。許他一月後即便接他到揚州來。今若進京去了。却不負前約。又轉念妻家俱在太平。安居無事。可以遲緩數月。駕山一家却流離顛沛。急者先治。我且同魏義進京會見。駕山回來再作商

快心編  
議况且接了他們來原打帳暫借駕山家住了。然後另尋  
房子。今却被道官封鎖了。接來何處棲身。打算停當也總  
不說出這個原故。但一面催促魏義作速料理。魏義令妻  
子把隨身衣服帶了。其餘什物姑且棄下。沈氏推覺了兒  
子。這小孩子從睡中搖醒。哭將起來。沈氏騙住了。哭收拾  
動身。珮珩道。你們這般行徑。恐有巡更的撞着。却不穩便。  
沈氏道。此處僻巷。從沒有巡更的。魏義道。過這一條短巷。  
轉灣便是他家。路道甚近。珮珩道。你速去。就來。我在此等  
你。沈氏向珮珩拜別。把門上的鎖放下。對魏義說去時原  
舊鎖了。然後抱着孩兒。同魏義自去。果然路近。不消一疏

飯時早到華英門首。魏義連連叩門。只聽得有人出來。叫  
道。半夜三更叩門。是誰。魏義聽得聲音。便應道。華阿哥。是  
我。華英在內道。你是何人。魏義低聲道。我是魏兄弟。華英  
道。阿啣你緣何走來這裡。叩門莫不是你有恁事故了。鬼  
來。瞧我麼。沈氏道。華伯伯是我夫妻二人在此。華英心下  
狐疑不定。且開了門。魏義同沈氏一面勞謝。一面走進裡  
邊。華英關門進來。吹起火種。點上燈兒。華英把魏義看了  
又看。魏義令妻子放下孩兒。一同倒身下拜。再三稱謝。看  
覷之恩。華英還禮不迭。便請兩人坐下。華英道。兄弟你在  
牢中怎地脫身到此。又同娘子姪兒到來。有何事故。方纔

聽了你聲音。使我吃驚不小。直聽得嫂子說話。方放心開門。只不知你脫身原委。快說與我。知道魏義便將石珮珩越牢事畧敘。把殺節級事不露出來。恐華英驚駭。事情重大。費他躊躇疑慮。魏義說畢。華英矍然道。你先前曾對我說。你家相公結義得一個姓石的。有古來俠丈夫氣槩。莫不就是這位石相公麼。魏義道。正是。如今犯了這般重大的事。此處定留不得。只索同石相公往京中。找尋我家相公去。又念妻子無人照管。又恐怕官府來着落。要人。故此投到尊府。萬望照顧弟媳婦姪兒。兩個切不可走漏一些風聲。我一家性命懸繫。如日後事平。再得相聚。說到此處。

又拜將下去。華英扶起道。石某不過與你家相公結義。尚且推情。出生入死救你。我難道反負你所託。原先曾講過。接你嫂子來住。你却不曾許我。故不好接得。只是隨常茶飯。有慢休怪。你今上京去極好。一則避禍。一則跟尋相公。也可使他知家中事情。省得牽腸掛腹。我有銀十兩相贈。聊爲路費。便向裡邊去取。此時華英妻子也從被窩中起來。出外與魏義沈氏。各各識認。廝見了華英。取出銀子。付與魏義。道些須之物。你竟收下。明日五更。捱出城中。我也不來相送了。只要脫離此地。便可放心前往。路上小心保重。日後事平回來。原得聚會。你妻子我自照管。不必掛念。

可速去罷。魏義接了銀子，洒淚向沈氏道：「你譬如我在牢中，不得出性命來，不必思念。看顧孩兒，不可放他在門前。須要恐有人認得，走了消息。你在此間，須要小心奉侍伯伯姆姆，勤做生活，少報厚恩。停一二年，待事冷了，自然歸家完聚。」沈氏亦嗚嗚淚下。這小孩子雖不知人事，然見爹媽這般悲泣慘傷，一手扯住魏義，也孤孤恹恹的哭。沈氏只得去安慰他，叫小孩子放了手。魏義拜別華英夫妻，又與沈氏拜別，出了華英家門，急到小屋裡，與石珮珩打疊起行囊，將華英所贈銀子總付與珮珩收藏了，便做起飯來。此時約五更將絕，兩人一面梳洗，魏義久不梳頭梳了。

好一回方得通利，吃過飯，恰見天色微明，拴束停當，把行李駝在馬上，珮珩繫了掛刀，在前先走。魏義戴上笠子，遮着上面，牽馬後隨出了小屋，把門鎖了，走到城門邊，尚見城門未開，已有幾個小經紀趕早往城外做買賣的，在那裡等着。大家立一回，等開了城門，一闕走出，便望京中進發。不表。且說江都牢中，是早有牢子們進監，只見錢節級殺死在板橋上，吃驚不小。又牆腳邊拾得青布一疋，見一頭扎着石塊，知是起牆借力的東西，因卽查點罪犯，走了一名盜犯魏義。當時節級們都呆了，有見識的道：「你等不須忙亂，不可外面張揚，快去悄悄稟知太爺，作何計較。」



官聞報驚得目定口呆。慌傳一個能事外郎，并提牢吏商議外郎道：「這事非同小可。若止是囚犯越獄，也還不足爲奇。今又殺死節級，事情重大。上司得知老爺前程實是不便，只好掩滅纔妙。但此案盜情係准揚道希老爺發縣監候如何做申文，瞞得他過這樁事，還要老爺設處。縣官道什麼設處可以妥得？」外郎道：「那希老爺却是一個狠要錢的官。老爺須要破費些銀子，竟去與道爺說明，私下送銀子與他外面，却造成文書說魏義病故在獄，將錯就錯，竟求道爺結案。吏典知此案事情，希老爺因緝拏窩犯凌駕山止，發文揚州府移檄蘇郡等處轉移杭紹四路訪拏。尚

未申報撫按，還是一件道行，便于申部結卷的。近日又有通學生員具呈替凌駕山辨冤，希老爺也有放手脫的情景。可以將就結案。老爺作速定奪，庶于前程無碍。不然，狠有不便處。縣官細想一想，果是有理。乃道本縣且到牢中去相驗過，然後到道爺門上去。外郎道：「老爺監裡去不得。如今外邊都沒有知得此事，倘若親去臨監，未免張揚外。人耳目，便難掩滅了。縣官道：「如今錢禁卒的妻子在外候去相驗如何是好？」外郎道：「老爺可委捕衙同當該吏去悄悄相驗，不許帶從役跟隨。那錢禁卒的妻子待吏典們去，以利害說他，再把些銀子買囑了，自然無事。縣官道：「將什

麼利害說他。外郎道。吏典把縱脫獄囚的利害說他。說你丈夫做個當牢禁卒。獄中走了囚犯。雖非故縱。也是個防範疎虞。自然要頂那囚犯的罪名。斬絞徒流。依犯定罪。如今走的是個強盜。一定是個斬罪無疑。若頂他罪時。不是終于一死。他妻子必說。如今不是縱脫獄囚。自己都被殺了。卽走了監犯。原要去差捕緝拿。且待緝拿不着。然後去頂他的罪。如今白白被人殺了。難道便不申理。那時吏典便說。這死的料非同事所害。料非有恁警家敢到獄中殺人。定是被那脫逃強盜殺的。他妻子若說。既是強盜所殺。定須求官追捕。吏典便說。這強盜有恁般本事。逃出又有

恁般本事殺人。定非容易緝拿得的。如今你丈夫死了。也到乾淨。還免了你們後日拖累。他妻子若必定說。丈夫死得慘毒。死得不明白。豈有竟默然置之之理。那時吏典便將切緊的話對他說。縣官道。甚麼切緊的話。外郎道。吏典說。這獄囚逃脫。不獨當牢的有罪。卽官府也擔着老大的干係。你今若必要伸理。便干碍着老爺的前程。難道老爺是個官長。倒弄不過你一個百姓。到那時。你竟與老爺作了對。了終以到後來。你丈夫死者不得復生。若干碍了老爺身上。倘有一毫不便。這番歸恨到你。不要說死一個。便是十個也要死。不要說一個死得不明白。便是死十個更

有些不得明白哩。不如聽我說早休此念。待我去稟明老翁。將些銀子賞你過活。到是兩得其便。今後還要看顧你。却不是好吏典把這一番話對他講。料他一定聽從的便了。縣官大喜道。果然說得妙。本縣一一依你。便傳捕衙議事不移時。捕衙傳到。直進私衙。縣官說了越獄之事。捕衙此時尚未得知。聞言大驚道。強人越獄。又敢殺人。且毫無驚動。決非小賊所能。心有黨援。劇盜爲今之計。大人作何區處。還是申報上臺。出廣捕文書。四下緝拿。還是彌縫無事。縣官道。若一出文書。我的前程有碍。連你的前程也沒有了。算來只好彌縫。便把外郎的筭計對捕衙述了一遍。

捕衙大喜道。好一個計較。卑職得蒙大人覆庇。感激不盡。當下辭了縣官出來。卽同了提牢吏到牢裡來相驗。錢節級的妻子已被那外郎說化定了。並不說別話。捕衙便叫屍親收領身屍。知縣便發出十兩燒埋錢。當時便交與錢節級的妻子。婦人家心膽小。又不知事務。兼是本官作主。何敢違拗。接了銀子買辦棺木。只好怨着死的命苦。把屍身收拾去埋。墓不題。捕衙回覆了知縣。縣官便打轎到道門上來。身邊藏着一個稟揭。上寫着書儀銀五百兩。不移時到轅門下。轎通報傳進到後堂。師生坐下。縣官乞屏了左右。稟知上項情由。希寧不等說完。便把臉朝着上。噙看

嘴笑道。本道不信那有此事。縣官便跪近膝前。捧着稟揭。只管磕頭下去。求他周全。希寧低下頭。見縣官捧着一個稟揭。便把手接來。開看。縣官見道。官接去料想有些活動。先按定了三分膽。便立起來。側立着。只見希寧道。貴縣要保一個前程。難道只值得五百兩。也太自看得功名輕易了。便將稟揭丟還。知縣縣官就地拾了。稟揭慌忙跪下道。卑職知罪了。只求老大人高擡貴手。救全卑職。這便是老大人天高地厚之恩。卑職粉骨碎身。不能補報。萬一願老大人。生生世世代代。公侯希寧道。本道正將此事申詳撫按。以便達部。既是貴縣來講。本道且把文書暫停下了。也

看貴縣的來意。縣官又磕頭謝了。卽早辭出。與外郎商議。外郎道。這明是嫌少。自然要加的了。縣官又增上五百兩。叫一個門子。將銀子大家縛在腰裡。另寫一個稟揭。再到道裡來。希寧見是一千。還嫌少。縣官喉極了。只得再加五百兩。又不受。又加五百兩。也不受。直加到三千方纔收了。縣官隨備一角文書。報稱魏義于本月二十三日。夜暴病身故。已經相驗。是實。希寧既得了賄賂。自不作難。亦據由報了。撫按說盜犯已經身故。其餘的。因丁孟明已前買脫。俱做了牽涉之人。總問杖徒。輕罪凌駕山。各字虧得張玉飛動了公呈。便總不曾涉及。撫按房裡。丁家亦有關節。總

無批駁申文報部依議結案。將此事竟歸杜了看官記着。張玉飛與丁孟明兩處情節。後回補敘。再說華英爲着義氣上藏了魏義妻子。然心上也驚驚跳跳的。唯恐有恁株連。因去縣裡打聽。並不見甚麼消息。到牢左右走走。只見有人傳說牢裡死了一個節級。死得有些蹊蹺。却也不見甚麼別故。亦並不聞緝捕魏義。又過了兩日。竟無動靜。然後放下了心腸。把那小巷裡房子退還原主。取回了什物。家伙沈氏領着兒子。也得放心落意在華家住下。不題。不表。珮珩同魏義進京。且說凌駕山自那晚與湘烟急趨一。程方纔住宿。次早侵晨起身梳洗飽餐。上馬駕山乃與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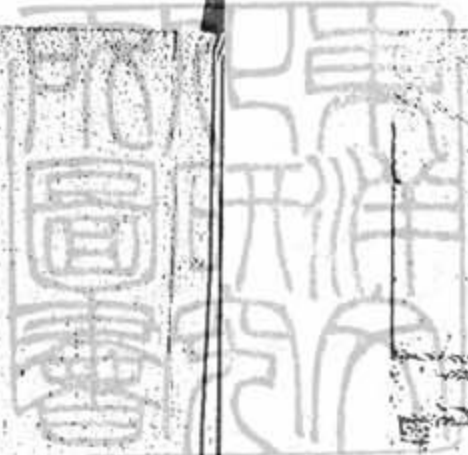
計議道。如今雖喜逃出揚州。可孟明必使人四下追訪。改名換姓。姑掩耳目。湘烟道。相公慮之極當。凌駕山乃。山字爲姓。鰲字爲名。要替湘烟更改。湘烟道。我原有學。叫做柳俊。駕山歡喜。當下俱改定了。夜住曉行。匆匆趨。山鰲因心中憂悶。並不曾將石珮珩結義之事與柳俊。說知。走了多日。早到山東兗州府地界。山鰲道。此處離家。已遠。料無他慮。一路來鞍馬勞頓。覺得困苦。欲在此地尋。個潔淨寓所住下。將息幾日。你意下如何。柳俊道。相公言。之有理。這兗州府中。却有一個好去處。極是清幽。可以消。遣。只因這一個去處。有分教。繡閣麗姝窺半面。天涯遊子。

訂三生。未知柳俊所說甚麼好去處。且聽下回分解。

外郎筭計實是舞文弄法。然知縣果爲良吏。卒遇此等變事。必須如此方保得功名。則外郎又可爲能人矣。可見權術不可廢。用之得當則爲智。

魏義與華英爲好兄弟。乃至以妻子相繫之時。便不說出殺節級一段事情。恐其驚駭疑惑。是亦未見肺腑相示。在華英則已肝膽照人矣。

石珮珩在裘家相期一月。後來接取。彼時寧知凌駕山遭此異變乎。可見未來事如漆。實難逆料。



所圖書



0 1 2 3 4 5 6 7 8 9 5

双紅堂  
小説  
77(3)





科 2014-3

快心編初集

第六回

天花才子編輯  
四橋居士評點

見麗人寺中招寓

思淑女箋上題詞

詞目

鎮日征途車馬。風塵勞倦。僧齋留寓。愛清虛一片。  
小立湖山。忽覩樓頭半面。洛靈湘女。丰標獨擅。  
未識根由。那不小心懸意戀。恁般嬌麗。是誰家宅眷。  
題就新詞欲寄。未逢鴻便。春宵一刻。相思千徧。

右調傳言玉女

話說山鰲同柳俊到山東省兗州府。要尋一個幽靜寓所。

快心編

第六回

將息幾日。柳俊道：這兗州府中，却有一個好去處。極是潔靜宏敞，可以歇馬。山鰲道：甚麼好去處？柳俊道：叫做大報恩寺。僧衆不下千人。基址足有千畝，曲廊洞房，到處皆是臺閣亭榭，不一而足。却是慣與過往官員及應試舉子作寓。上年小人同少師出京，愛他寬敞清幽，曾于此內盤桓數日。相公投此寺去，可知是好。山鰲聽說，心下大喜，便趨進城來。一路問到大報恩寺前，走進一條深巷，纔到山門。擡頭一看，只見山門上架着一個匾額，有八個大金字，乃是「大宋敕建報恩禪院」。山鰲與柳俊俱下了馬。柳俊一總牽着進了山門，過了伽藍堂、天王殿，方到大殿。柳俊把馬拴在殿庭樹上，走上殿來。早有知賓迎接到客寮，禮畢獻茶。知賓道：不敢拜問相公尊姓。貴表仙鄉何處？山鰲道：小生姓山，字壽徵。祖貫南直揚州府知賓，又問家世。貴幹山鰲道：先君曾作紹興郡守，有幾個同年故舊在朝，欲往京中探望一番。故從貴地經過，因一路鞍馬勞頓，聞得寶刹清幽，意欲暫借禪房少住數日。嘉金自當厚謝，不識肯容俗跡否？那知賓見說是個貴宦家公子，又是進京會同年，故舊的不敢怠慢，便連聲不敢道僻地荒蕪，恐難容大駕。倘蒙不棄，合寺增輝。理合扳留。何言及謝？乃卽入方丈報知住持。那住持名喚覺性，最是一個趨炎附熱之人。聽



說有一個進京公子欲賃房暫住。連忙出來相見。又拿茶來吃過。兩下敘了一番情節。覺性滿面撲堆着笑道。只是蠢陋地方。又兼小菴窄窄。怎敢留大邦人物。說罷。便引到東邊來一所潔靜的房子。內原來是一帶三間。中間梁上有一摻金地石青字的小匾。名曰印心齋。左邊一間是個地板房。右邊一間空着齋。後有廊房一間。却有一所客灶。前面也有兩間空房子。覺性引山鰲看了各處。再看那三間小齋。面前有一個大庭心。庭中砌石爲山。有一灣清水。養着金魚。地上種些竹木花卉。真個是

棖楹彩飾。塔陛清除。門對假山。欄隔綠水。數竿修竹。扶疎嘗繞。烟雲幾樹。喬松瀟灑。時聞風雨。靜坐耳邊。鐘磬風送。禪音行來。眼界莊嚴。香浮蓮座。紅塵不到。清淨道場。俗累損消。空明佛地。

山鰲看了一回。便有欣然之色。覺性道。相公尊意若何。山鰲道。蘭若清幽。自與俗家迥別。就是此間極妙。柳俊早已牽馬進來。拴在前面空屋內。便將行李鋪放在地板房裡。一張榻上。覺性也打點一回。乃道。柳俊道。相公在此。恐輩素夾雜。後面廊房內有所客灶。到請管家自便。若不習烹炮。貧僧撥一行童來此服侍。柳俊道。不敢費老師太清心。我自理會得當。下覺性備了素齋。請山鰲吃罷。覺性別了。

自去。且說山鰲因一路心急行速甚是勞苦。今日得這所  
在住下。心上先有八分歡喜。放開懷抱。好生安逸。柳俊自  
去。央寺中香火道人買米買柴。菜蔬魚肉酒果之類。整治  
飲食。山鰲這一夜不比以前旅店驚魂。十分爽快。直睡到  
紅日三竿。方纔起身。晌午時候。覺性走來閒話。說些風土  
異同。山鰲互相問答。到後便說到仕途上搢紳。誰清誰貪。  
又說到朝中官員。誰陞誰降。山鰲听了頗覺厭煩。有心要  
鄙薄他。道老師究心禪理。又熟說這許多達官顯爵。真是  
世法佛法各臻其妙。覺性道不瞞山相公說。貧僧作事直  
誠。爲人樸魯。以此護法們不棄。都在小巷盤桓。與貧僧相

交。就是不經過敝地。都迂道見訪。故貧僧熟識者頗多。近  
日有個李臬司寓此。也與貧僧莫逆。山鰲笑道。小生久仰  
老師和光同塵。故此拜投蓮座。覺性謙遜。一回移時。只見  
一個小沙彌。捧着一個硃紅描金托子。托着一壺茶。兩隻  
磁杯。那壺與杯甚是精潔。覺性接了。連忙斟一杯。遞與山  
鰲。山鰲接了。覺性自己只斟半杯。向山鰲打一拱。山鰲呷  
了一口。却是畚茶粗料。覺性見山鰲不贊茶好。只得問道。  
山相公此茶吃得麼。山鰲道。不特茶味甚佳。這水亦是妙  
品。怎說吃得兩字。覺性嘻着嘴道。山相公果然好玩。味見  
多識廣。自是不同。敝地最是蠢陋。從沒有好茶吃。這茶還

是此間一位大護法所送。他曾開府江南。因此識這好茶。年年到南直採買。這水也是他頻頻相送的。說是無錫惠山泉。天下水之第二。每年漕運時。便着人取這水附漕船帶回。承他割愛分惠。貧僧也不輕易煎茶。山相公平素享福。所以識得此水果然玩味得妙。山鰲吃完一盞。覺性又斟過來。一連吃了三盞。壺中便沒有了。沙彌收去了。壺盞覺性又問道。山相公何不上街去看看。敝地風景。山鰲道。因一路馬上勞頓。身子困苦倦。于行動遲。日也要去走去。相頌指引。覺性道。當得當得。又講了半晌方去。山鰲乃步出小齋。過了庭心。假山邊却有一個迴廊。轉出迴廊。過了

一重牆門。一望却是一個大園。便見行幾株大紅千葉桃花。開得爛熳。山鰲暗喜道。原來有一個花園在此。可以散步。便走入園中。此時四月初旬。但見桃紅柳綠。各卉芳菲。乃想南北地土不同。此地桃花直至四月初方始盛發。我一路行來。總也無心看及。真所謂事不關心。關心者亂。這般好光景。却不錯過。乃紆迴曲折。走過了幾處亭榭。有滿庭芳一詞為証。

春色未闌。寒威久退。漸覺日暖風輕。重樓疊榭。簾幙靜無聲。開遍桃花似錦。垂楊下。綠水橋平。一望處。連天碧草。遊騎正縱橫。賞心行樂事。提壺挈

盒金勒紅纓聽新詞雅曲。語燕啼鶯。嗟此景難消。  
受繁華境。過眼徒驚。斜陽外朱樓掩映。何地更留情。

山鰲正看到好處。只見前面一帶粉牆隔斷。循牆而行。一個轉灣處。有一個角門可進去。推那門時。却是關緊的。擡頭一看。只見隔牆那邊一座朱樓高聳。紗窓半啟。羅幕深垂。心下尋思道。此座高樓。不像個僧家房院。必是富貴人家的宅子。怎麼却有那個角門。通此僧園。深為不便。尋思半晌。不關已事。也就放下。轉過身來。只見一座假山砌得層次有致。山上亦有花樹扶疎。乃信步走上假山。來看那

朱樓較近。便沿近粉牆。一望只見那邊也是一個大花園。也有曲池小橋。臺閣亭榭。比着這邊。另有一番布置好處。心下怡然自樂。只見一對粉蝶兒。扇翅着飛過牆來。因心下想。憑他上林春色。幽壑芳叢。蝶雖微物。都能飛到我。今眼見隔牆好園。却不得過去。只好遙望春光。便隨口吟一絕句道。

沉沉庭院靜無人。

花氣幽閒鳥語馴。

春色欲來關不住。

却教粉蝶過東鄰。

山鰲吟纔絕口。只見那高樓上呀的一聲。開了一扇側窗。露出一個女子。兩下四目相注。看得分明。你道這女子生

得如何。但見

香眉帶媚。尚嫌春岫欠精神。美目含嬌。却笑秋波空澗。容華豐潤。洵足療飢。態度清揚。真堪解渴。髻挽巫山之黛。光可鑑人。膚凝塞上之酥。香同麝麝。腰欺楊柳。豈惟白傅。艷許于小蠻。臉學芙蓉。何獨文君。見稱于司馬。雖未都裙底。金蓮窄窄。却已見袖中玉笋。摻摻。

那女兒見了山鰲。便把側窓關上。山鰲見他。闕窓避去。正似驚鴻遊龍。如失至寶。呆呆的立在假山邊。心下想道。世間原來有這般好女子。雖我揚州古稱佳麗者多。却無這般十相具足。真是螭首蛾眉。天香國色。便痴痴的對着樓窓。不轉睛的望着。直聽得隔牆有人說話響。方走下假山來。回到齋中。兀是沉吟。不了想那女子年紀也與我相仿。這般出羣姿色。定然心地聰明。我若能夠娶得如此女子為妻。我便不虛生此世。但可恨我功名未遂。現今避禍飄零。未知後來風波若何。怎又生出這般妄想。然而展轉躊躇。不能割捨。又不知是誰家宅眷。却為何又隔着這個僧園。心上好生委決不下。有詩為証。

雲鬢花容淺淡粧

素羅衫子釧金黃

春風莫道無牽惹

今日樓頭已斷腸

又有詩曰

樓頭一見識知音。

自此相知人骨深。

九曲迴腸千萬轉

鳥啼花放總關心。

你道這女子是誰。原來姓李名麗娟。他父親名績。字奇勳。家住北直涿州。夫人鄭氏。曾養育數胎。俱不能長成。或是五六歲七八歲。即便沒了。後來得了麗娟。却喜無災無害。這李績為人。最是謹恪知足。少年曾發兩榜。初授藍田縣知縣。行取陞禮部主事。又陞兵部職方司員外。再轉禮部儀制司郎中。緣事停官。不幾月。隨補山東濟南府太守。任滿歸家。不幸夫人病故。那時麗娟纔得五歲。李績自料生

了幾個孩兒。俱不能招留長。大眼見得命中無子。況且年近五旬。何必又去繼娶。倘或娶了一個不賢慧的。既不能照顧女孩兒。又要家中淘氣。不如不娶為妙。因此把娶妻生子的念頭。竟冷了大半。止討一個養娘。領了麗娟。家中自有幾個丫鬟服侍。過了兩個年頭。陞了福建僉事道。其時麗娟纔得七歲。李績尋思。北直至福建。有六千餘里路。恐女兒水土不服。欲留在家中。却又無親人倚靠。止有一個胞弟。原是一家住的。叫做李維宇。再思是一個納粟監生。雖則列于名教。為人却與哥哥不同。專打點衙門。慣包攬公事。是一個貪財棄義之人。因此上李績不敢託他。



只得帶在身邊同之任所。又因麗娟少一個梯已服侍的。了。鬢隨又討下一個小家女兒。姓安。因父母雙亡。又無兄弟。有一個孤族阿哥。將他賣了。抵辦他父母後事。却也生得聰明俊秀。大似麗娟兩歲。李績取名蘭英。與麗娟作伴。甚是相得。一路到福建來。俱喜平安無恙。李績見麗娟聰明有識。在家時原曾教他讀書做對。今到任所無事閒暇。便教他寫字作文。筆下甚是平通。毫無障礙。又令養娘教他針黹也。都一學便會。總不費力。李績的歡喜自不消敘。漸漸長大。真正生得髮膚妍美。艷雅嬌柔。態度溫舒。娉婷端麗。果有沉魚落雁之容。實具閉月羞花之貌。李績常對

麗娟說。我有了你。更勝如有子。意欲爲你擇配。却念家鄉遠隔。何忍把你兩地相拋。欲待回家定婚。却又恨我一官匏繫。麗娟道。孩兒幼喪母親。萱幃失恃。今日正擬膝下承歡。此事不須提及。李績見女兒這般說話。反覺感傷。便有告老乞休之意。去年因裁汰了數千冗兵。無處着落。便聚爲流氓劫掠鄉村。民間甚是驚惶。地方頗受騷擾。衆官也有議撫議勦。俱不成功。李績想此輩都爲無生業。可守以致羣聚爲盜。必定與他們一個出路方可平定。因而建言收服之策。衆官也都狐疑不信。李績便罄出貲財。又向鄉紳官宦大戶人家親身募助。湊來銀子共有數萬餘兩。卽

單身入賊巢穴。說以大義。便將銀錢給發。令其作本經營。眾賊深感恩德。一時解散。皆務生業。然後推究爲首數人。梟示。因此建寧福州一帶方得平靖。撫按已前當流賊爲猖之時。縮手無策。今見李績立功。一月之內。盡化流賊爲良民。又不失賞善罰惡之道。真是膽識兼全。實學經濟。便題上一疏。朝庭發部議。卽陞福建提刑按察司。到任約過半年。不料養娘一病而亡。麗娟不勝淒楚。李績看到此處。告老之念益堅。他想人生寄世。易盡光陰。脚脚向前宜知退步。有等賤丈夫。偏要在世上着意求謀。爭非道是得隴望蜀。壘斷無休。廿結下許多冤讐。空受下若干煩惱。患得

患失。斲伐本性。一到命盡時。滿眼繁華。翻成一場春夢。富貴利達。一件也帶不去。白白與他人承受。豈不可笑。所以古人說得好。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我今歲周花甲。亦算古稀。位至專司。不爲官小。况且膝前無子。空懷舐犢之心。日後餘年。實感桑榆之嘆。何苦迷戀浮名。不早急流勇退。圖一乾淨結果。尚在仕途碌碌。有何好處。因而上了一道告老本章。朝庭初先不許。李績連上幾次。然後准奏。批旨道。李績再四乞歸。姑從其請。如有用處。該部卽當起復。李績得了這旨。料想部官都是要錢的。我若不

去謀爲。他怎肯自來起復。便收拾行囊歸家。同女兒止得

至親兩口。帶着家人小廝。媳婦了髮等輩。一路行到兗州地方。有幾個相識在兗州。要去會晤。又爲從江南起陸行。來鞍馬勞頓也。思歇息數日。又因館驛中嘈雜。不便居停。故此尋這報恩寺中。做了寓處。那花園原係一所。覺性因要多得房金。便砌牆隔絕。做了兩所。止有那角門可通。這樓上。便是麗娟住下。樓前小花廳三間。便是李續住下。其年麗娟十七歲了。蘭英也生得眉目艷麗。體度超群。全不似了鬟婢女也。並沒有毫佻健輕猥心地也。甚聰明。作事點頭會意。麗娟與他如姊妹一般看待。蘭英也極其知恩感恩。鎮日趾踵相隨。不離左右。一遇麗娟煩惱。蘭英便

百般解慰。真是同心合德。免了許多閨閣淒涼。這日李續出門拜客。麗娟正在樓上晚妝已罷。令蘭英到外廂喚茶。却听得有人在隔牆吟詩。因此推開側牕一看。却見一個少年。立在假山上。探頭四顧。你道這少年生得如何。但見面如傅粉。唇若塗硃。眉點翠螺。目分黑白。衛洗馬風流可愛。看殺時人。潘河陽秀色超群。稱爲絕世。神情飄逸。原是那才子容華。儀止軒昂。却是這書生英槩。正是內藏七步文心。外具六郎花貌。

麗娟一見書生。即便掩窗避進。少頃蘭英同了鬟春香。取茶上樓。麗娟吃茶過。蘭英道。老爺連日出門。或是赴席。或

是拜客總無空閒。却是幾時起身回去。麗娟道。昨日許叅將家吃酒回來。說道多飲了幾杯。今日睡至上午方纔梳洗。我也曾問老爺來。說再歇息了兩三日。便要起身家去。蘭英道。今日天氣更好。小姐何不下樓去園中散心。一回麗娟道。我也正有此意。因同蘭英等下得樓來。走到園中一個亭子上。倚欄凝望。只見一對粉蝶兒在亭子前翻翻飛舞。蘭英道。小姐撲這蝶兒來耍子。便把紈扇趕着蝶兒亂撲。那蝶兒翩翩翩翩直飛過牆去。麗娟兒的上心適纔那書生所吟。却與此景合拍。因暗想那書生翩翩年少。甚是。可人所吟之詩。一定是他口占絕句。外貌既如此整齊。

內學又如此敏捷。豈不是一個風流才子。心上盤桓。低頭不語。蘭英撲不着蝶兒。走回庭內。見麗娟出神着想。便道。小姐你看些什麼。何不到石池邊去。看看桃花來。麗娟正在沉思。聽得蘭英說話。方收回心神。隨着蘭英走下亭子。到桃花樹下。只見桃花爛熳。將謝。蘭英道。小姐桃花雖好。却都是單瓣。麗娟猛然會意道。前日老爺說這寺裡和尚請去吃茶。到那邊園子裡。有千葉桃花盛開。明日你可開着角門過去。折取一枝來。養着好看。蘭英道。那邊倘或有人。怎麼好去。麗娟道。不過折枝花兒。問他有人無人。你須記着。不要忘了。當下閒玩一回。正要歸樓。只見丫鬟來報。

道。老爺回來了。麗娟便到花所裡。李績正卸着大衣。麗娟道。爹爹今日那裡去來。李績道。今日去許叅將家謝酒。又遇了一個朋友留飯。昨日因酒多了。今早起身故遲。方纔又飲了幾杯。這會見身子好生困倦。麗娟道。既然爹爹身子困倦。今晚便須早些睡了。李績道。此時便覺要睡。便叫丫鬟們。捧進湯盆。李績洗了手臉。便脫衣上牀。麗娟服侍睡過。方到樓上來。少停一會。日已西沉。蘭英取燈上樓。麗娟用過晚飯。一面卸妝梳洗。一腹裡轉念那書生風流。儻儻。玉立亭亭。將來定是金馬玉堂人物。爹爹嘗說爲我擇婿。多年並無中意。只此子。看來自非流俗。但不知他是何

等樣人家的。有何事故。在此寺中。因復自恨。早失萱堂。不得吐露衷曲。正是

佳人忽觀書生面。

玉樹臨風今乍見。

銀燈獨對夜闌時。

幾回擾亂柔腸徧。

麗娟上牀翻來覆去。再睡不着。只聽得寺裏更聲已交三鼓。麗娟正欲朦朧睡去。只聽得樓門敲响。麗娟驚醒轉來。蘭英也正醒了。忙問何人敲門。只听得是家人張惠妻子的聲音。說道。老爺發燒哩。我們起來炊湯來報小姐得知。麗娟慌忙起來。忙令蘭英起身取火。丫鬟們送上燈來。麗娟已是穿好衣服。蘭英取燈。炤着。一同下樓。到廳子裡來。

看父親時。正昏迷迷的。渾身猶如火炭。麗娟心慌。叫了幾聲。只見微微開眼。看着麗娟道。我因口渴。叫他們炊湯。你來做什麼。麗娟見說話清白。畧畧定了些心。便同蘭英等候着移時。了爨捧了湯來。麗娟服侍吃了幾盞。只見李績又沉沉的睡着了。麗娟不敢去睡。就在牀面前坐着一更。捱一更。聽得寺裡打了五鼓。蘭英道。老爺熟睡得穩。天明退了熱就好了。麗娟道。意裡不好。人只要熟睡。還是正氣健旺的。又坐了好一回。寺裡打了報鐘。方纔天亮。又見李績翻轉身來。打個呵欠。擦開眼。看見麗娟等都在牀前。乃道。我兒。你竟不曾去睡麼。麗娟道。爹爹爲何身子不快。這

會兒好些麼。李績道。夜來兩更天時。忽然發燒起來。想是因酒多了。這時畧覺退些。便取湯嗽了口。又吃了幾盞滾水。看看天色大明。家人王忠、張惠等進來問安。便叫王忠去請太醫。麗娟上樓梳洗。移時請到一個太醫。診過脈。問過症。說道。不妨。不過是因酒後冒風。以致寒熱交作。如今先要表邪。然後扶他脾胃。吃三四劑。自然痊可。今日吃過藥。須要表一表。汗纔得清爽。卽寫下一個醫案。付下一劑藥。作別而去。麗娟梳洗過。到父親牀前。李績說了太醫之言。麗娟卽取藥。親自煎好。吃過藥。取被兒厚厚的蓋了。果然出了一身大汗。麗娟見出了汗。清了熱。又放下些心。方

去。吃飯。李績只吃幾碗稀粥。當下忙忙的過了一日。蘭英便沒工夫去折花。明日清晨。又去請太醫來診。一回脉問了。昨日汗後光景。付下一劑藥。道既出過汗。這一劑空心煎服。便可內清客熱。順氣健脾。再服三劑。便全愈了。但要避風為主。乃將明日後日的藥一齊付下。藥包上開明了。次第藥引。李績道多蒙先生妙劑。少刻即當奉酬。太醫作別。自去。麗娟聽說空心煎服。連忙去煎好了。李績吃過。到旁午時候。果然身體十分清爽。便坐起來。與麗娟說些閒話。只見了鬟拿着一個帖兒來說道。王忠傳進這帖兒說。有個揚州山相公來拜。同寺裏師太在外。李績取看那帖

只見上寫着年姪山鰲。便道那山相公作寓何處了。鬟又出去問了。進來道。就寓在這寺裏。李績道。叫王忠把原帖拜上。說在病中不敢領帖。待痊可了。踵寓謝罪了。鬟領話。自付帖。王忠回話去。李績隨封銀一兩。付王忠齎去。謝那太醫。麗娟見父親病愈。不勝歡悅。正是

恃有椿庭撫掌珠。

那堪旅邸病纏軀。

軒岐效勝延巫覡。

閨閣歡同拾瑾瑜。

麗娟同蘭英等回歸樓上。欣喜談笑。積憂頓釋。蘭英便記起一事。道前日小姐命我折桃花。未曾去得。明日我去取來。麗娟應諾不題。且說山鰲見了樓上女子。心上委決不

下要曉得一個端的。去尋覺性兩次。總不相值。夜來睡在  
牀上。翻來覆去。再睡不着。柳俊道。相公往日勞倦。正該熟  
睡。怎麼只管翻身。山鰲道。我正有一事要對你說。便把花  
園裡見隔牆樓上。有一個絕色女子。姿容態度。迥出尋常。  
我目中從來未見。却不曉得是何等樣人家。不知爲何。又  
有角門。通着這個僧園。叫我心上盤桓。不能熟睡。柳俊道。  
要曉得他何難。只去問和尚。便知端的了。山鰲道。我已去  
抓尋覺性。總不得相會。別個和尚。又不相熟。他們却也有  
事忙碌碌的。不便問這般閒話。明日再去尋覺性。定要問  
他。一個明白。柳俊笑道。相公諸事看得平淡。怎麼見了這

個女客。却如此沾沾不捨。山鰲道。你也是個多情之人。不  
須笑我。當夜山鰲展轉翻覆。半夜有餘方纔合眼。明日起  
個早身。梳洗過。便到方丈裡來。問師太有麼。一個小和尚  
回道。絕早某鄉宦請赴齋去了。山鰲道。幾時回來。小和尚  
道。赴齋定是一日了。山鰲悶悶走回。又到園中。假山邊只  
見樓上寂然無聲。立了一回復。到房中。到晚上。又叫柳俊  
去問覺性。回未說。還沒有回來。山鰲好生不快。到晚上。吃  
了幾杯酒。就上牀睡覺。只因昨晚半夜不曾安寢。這夜却  
熟睡醒遲。紅日三竿方纔睡足。急急起身梳洗。復到方丈  
間時。只見又有一個小和尚。回道。今早師太曾說要來看



山相公却值某老爺來與師太講了半日話便一同出門去了不知恁麼時候纔回。山鰲愈加不樂只得走回又到園裡正走上假山只聽得隔園有人說話不好上去復去到齋裡坐地。柳俊却察問得些消息來說道那邊也是僧園。今有個下窩的官員在內姓李是北直人曾做福建按察司。今告老挈家回鄉。故在此寺作寓。山鰲雖畧知了梗槩。然尚未知十分的實心。下暗想這女子定是上天神女蓬島仙娥。不是輕易與人測識的。所以兩日尋這禿厮要問他一個姓名都不能夠。因展開一幅花箋寫一首詞兒。在上念了兩遍不勝惆悵。正在點頭播腦之時只見一人

忙忙走來叫道。山相公看恁麼。山鰲擡頭一看不是別人。正是覺性。山鰲袖了詞箋。出位相接。覺性道。貧僧連日有事便作下揖道。不曾趨候。賜顧失迎。得罪得罪。山鰲還了禮。各自坐下。山鰲道。小生默坐無聊。欲與老師清談片刻。不意尊冗頗多。連日不遇覺性。脅肩諂笑。道檀越過訪不敢不去。周全因此不得與相公攀話。兩日曾往外邊閒步。否。山鰲道。沒有熟識。獨行頗覺無興。覺性道。小園有數株千葉絳桃。尚未全謝。山相公會見過否。山鰲正要借景問話。便起身道。桃花果然嬌艷。昨晚已曾領畧。今日不妨再觀。覺性亦欣然起行。便拱着先走。轉出迴廊。同到桃花樹

下覺性甚稱桃花種好。別家少有此種。山鰲無心對在花上。不過唯唯而已。迤邐走近假山。山鰲指着角門道。此門却通何處。覺性道。那邊也是貧僧的園。山鰲又指着高樓道。這是誰家房院。覺性道。這樓也是小菴的。山鰲早上聽得柳俊來述。已畧知大槩。仍假作不懂之狀。遲疑欲問。覺性先說道。當初原是一個花園。因有過往這些士大夫來。小菴作寓。要謹飭閒靜些。見得四散空濶。覺道不便。貧僧因此分作兩處。砌下這一帶圍牆。隔斷留此角門通路。近日有個福建按察李老爺作寓在內。山鰲道。原來此樓有人作寓。恐樓上有人聽得。便扯覺性走過假山邊。問道。這

李泉臺是何處人。尊名貴表。老師也都知道。麼。覺性道。貧僧總都知道。他尊名。單是一個績字。是功績之績。表德奇勳。是北直涿州人氏。兩榜出身。因告老休致。在此經過。貧僧曾問及。說有幾個同年相知。在敝地。有恁要話相聞。因而留寓於此。山鰲道。這位李公。住在寶剎幾天了。覺性道。將已半月。山鰲道。何以不去。覺性道。想也只在早晚。山鰲道。既從任上回來。家眷自然同行的了。覺性道。貧僧曾問他管家來說。夫人已先亡過。止有一位小姐同行。其餘並無。至戚山鰲道。止有一位令愛。難道沒有公郎的麼。覺性道。李公自己亦曾說道。無子。山鰲聽說。單有一位小姐。其

餘並無至親。則前日所見女子，必定是他小姐無疑。未免喜形於面。覺性道：「這位李老爺莫非與山相公有舊世誼的麼？」山鰲舍糊答應。覺性道：「這位李老爺做人甚是端方嚴重，似乎難于相與。豈知又極其忠厚和平，圓融活潑。前日貧僧請來看千葉桃花，與貧僧盤桓了許久，聽他說話又極其莊重，不煩真具大臣氣槩。有詩一首道：『凌駕山與李麗娟姻緣初返之時，正直春滿桃夭之候。』」

何意間關避禍身。

青衫白面撲征塵。

星前業訂三生譜。

樓上應瞻百歲人。

白雪句傳歌郢曲。

天桃時值羨陽春。

好知仙路終須洩。

莫謂漁郎未識津。

山鰲與覺性閒玩一回，又說些別話。覺性別去，山鰲回到齋內，把詞箋藏了，便把適纔覺性說的始末向柳俊說知。柳俊道：「既然是一位縉紳相公，何不去拜他一拜？」山鰲道：「並無一面，怎麼好輕率拜他？」柳俊道：「那裡論得相公可叫和尚同去說，同在寓所得知。李老爺是一位先達，念切瞻依，故此進拜。若得他會面時，或者見了相公人物，便有昏姻之事，也不可不知。」山鰲笑道：「你又來好笑，未知這李小姐曾否出字滴人。況且家鄉迢遞，我與他又素昧平生，怎便說此孟浪之語。但是一拜想來亦不可少。」柳俊也笑將起。

來山鰲便取一個帖子。寫下年姪山鰲忽然闍筆道。且住。便向柳俊說道。我今寫着姓山。倘相會時。問起家世來。這揚州府中。却没有一個姓山的鄉宦。如何是好。若還寫着姓凌。這和尚已曉得姓山。叫和尚也看蹊蹺了。柳俊道。這有何難。如今原寫着山。某待相會時。便說凌是本姓山。是山。繼外家的姓。目今正待歸宗。他那裡來查相公的家譜。山鰲道。有理。便寫完帖子。叫柳俊去請覺性來。幸喜覺性沒有出門。隨請即到。山鰲道。方纔所說李公小生。既同在寶菴作寓。理合去拜他一拜。欲說老師同行。故來相請。覺性喜道。貧僧連日不曾與李公相會。正要去看他。一看若

山相公去奉拜。極妙。當得奉倍。柳俊拿了帖子。山鰲換了衣服。整頓一回。同覺性走出法堂。轉入穿堂。過了鐘樓。再過了轉輪殿。一個小墻門裡。便是李績下處。到一間小坐裡。王忠接見。覺性說了備細。柳俊遞過帖子。王忠接了進去。少頃出來。捏着原帖。說道。家老爺說。前日因冒了些風寒。未經脫體。不能起身。不敢拜領尊帖。待病體稍愈。即當過寓。荆請便付帖。柳俊收下。覺性愕然道。原來你家老爺有貴恙。貧僧連日有些小事。竟失候問。有罪極了。煩管家替貧僧多多致意。明早再當候安。便對山鰲道。且待李老爺病愈。再來奉拜罷。山鰲道。正是。即便快快走回。覺性別

去。山鰲心下却又添了一番不快復身又惹到園中望着隔園樓上立了好多時。總不聽得一些消息。原舊走歸齋裡。這晚更覺無聊。柳俊再三解慰。也只是沒情沒緒。一夜無話。到次日起來梳洗過。把那詞箋又取出來吟咏一遍。拍案嘆道。我是這般戀戀不捨。不知那樓上的李家小姐也曾一思及我否。怎得這詞兒與他看見也。知我衷心愛慕之誠。正是

花陰寂寂度堦除

寶鼎香殘午夢餘

默坐小窗唯悵恨

閒卿此際意何如

山鰲心裡颺不下樓上美人藏了詞箋。又走入園中來。正

到假山邊。只見一人從樹底下冉冉而至。反吃上一驚。只因遇着這人有分教。

原是紅絲一線牽。

偏于胡越種姻緣。

天公巧合機先洩。

青鳥曾傳海上箋。

未知來者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覺性勢利和尚開口舉動無非勢利。鰲山見之欲厭。無奈要知李公消息。只得又要尋他。始知勢利人亦有用處。蓋舉世皆勢利場也。於禿乎何誅。

麗娟兩日不得折花。駕山兩日不遇覺性。便逗出駕山贈詞地步。非僅行文頓挫法也。駕山既知李公如

來拜復不遇此又好事多磨寫

快心編初集卷之四

第七回

訴衷情蘭英傳簡

天花才子編輯  
四橋居士評點  
論佛法見性崇儒

詞曰

世上無過情作主。色卽是空成妄語。請看人死尚  
留名。皆實據。空何許。故滅天真徒自苦。願把衷  
情輕一吐。那得知心堪作侶。相思纔是用心誠。威  
難禦。險難阻。拚得題詞教寄與。

右調天仙子

話說山鰲去拜李績。不得相會。好生悶悶。又颺不下樓上